

一

代

元

戎

乔希章 著



大将

谭政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代元戎

大将谭政

乔希章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将谭政/乔希章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12
(一代元戎丛书)

ISBN 7-5033-1166-6

I. 大… II. 乔… III. 谭政-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776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625

字数:256 千字 印数:5000

定价:18 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书香之家走出的将子... (1)

1. 一对学童,两位开国大将。初恋于湘军老将家开始……
2. 毛泽东就读过的“东山学堂”。白面书生闹革命
3. 大舅兄来信。投笔从戎

第二章 激流中的选择 (21)

1. 从管司书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书记官
2. 三次遭袭。井冈山入党
3. 毛泽东“选才”。“你就做前委的书记官吧。”

第三章 毛泽东身边的第一任 秘书 (49)

1. 前委、特委……毛泽东说:“还是我一个书记,你一个秘书。”
2. 三打永新。塘边调查。没有婚礼的结婚

目 录

3. 一个大烟筒熏出个二烟筒。茶油灯下
另一个熬夜人

第四章 生命线 (71)

1. 离开毛泽东身边,转战赣南的日子
2. 古田会议。毛泽东说:“好,决议案就从
这里面产生啰。”
3. 反“围剿”的佯动部队,“战斗详报”

第五章 长征先锋师 (113)

1. 恶战三甲嶂、凤翔峰、高兴圩
2. 长征先锋师的代政委
3. 警卫“遵义会议”。毛泽东说:“就是要
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第六章 宝塔山下的岁月 (155)

1. 完成于东征途中的政治工作“意见
书”。由羊圈、“鸟窝”改建的红大校舍
2. 延安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3. 毛泽东说:“……你三十五了,应有长
进。这年纪应该像这盆木炭火。”抗战
时期的《古田会议决议》

第七章 我们都是“廿八” (198)

1. “把军委的指示迅速变为部队政治工
作的内容。”
2. “廿八”——“共”

第八章 东野 104 号首长 (223)

1. 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工作。谭政强调:

还是“支部建在连上”

2. 罗荣桓说：“嗨！你谭政‘谈政’了。”两忆三查与辽沈决战
3. 牯牛屯“前指”。《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

第九章 会战平津的日日夜夜 (280)

1. 毛泽东急电：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谭政说，边开进，边政治动员
2. 在攻打天津的前线总指挥部里
3. “不管在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得照党的政策办事。”

第十章 建国后第二任总政治部主任 (303)

1. 第一副主任“八大”会议上的发言
2. 罗荣桓荐贤。第二任总政治部主任
3. 风云突变。最后一个难以报告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

第十一章 大将军吟 (331)

1. “军事俱乐部”的政治部主任
2. 在劫难脱的大将军
3. “什房院”3号，九年牢狱。毛泽东问：“那个谭政哪里去了？”

第十二章 逝者如斯夫 (358)

后 记 (364)

第一章

书香之家走出的将子

1. 一对学童，两位开国大将。初恋 于湘军老将家开始……

湘乡的五月，是个繁花似锦的好季节，对谭世铭来说更是喜事不断。他刚过完7岁的生日，又传来一个喜讯：爷爷的生前好友，二都柳铺的陈益怀老人要送长孙来他家寄读，同他一块念七星桥国小了。一连几天，他别提有多高兴了。今天一早听说陈爷爷要来，放学铃一响，他便从七星桥往家跑，进院门碰上母亲，劈头就问：

“娘，我庶康大哥来了吗？”

“看你急的。”母亲责嗔地给儿子擦擦额头上的汗，往堂屋里一指，“还不快去给陈爷爷鞠躬行礼！”

谭世铭一眼看见，堂屋里坐着同父亲喝茶说话的陈益怀老人身边站着一个人虎虎势势同自己高矮差不多的后生小子。他进屋向陈爷爷鞠完躬，上前拉住那后生的手说：“庶康哥，我可把你盼来了！”

陈益怀老人笑着说：“学子相长，庶康也早吵着要来了，你们小哥俩同窗也好相助呀。”

谭世铭拉着陈庶康的手说：“爷爷，庶康哥的书本纸砚，我爹早准备好了，我这就领他看去。”

“好，好。”陈益怀老人叮嘱道，“把书念好，日后方为国之栋梁呀。”

两个学童拉着手一蹦一跳跑出去。

两位年长者都满意地呵呵笑了。

谭世铭就是谭政的学名，陈庶康是陈赓的学名。一对学童，从此在湖南湘乡的七星桥国民小学度过了3年的同窗时光。中国的革命战争也造就了这样一段佳话，30年后，他们果如陈益怀老人所言，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位开国大将。

他们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家庭。

谭世铭的祖父是晚清的贡生（秀才），当地有名的士绅。他的父亲谭润区则是当地的很有名望的教书先生，可谓书香门第。陈庶康的祖父曾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位师长，继祖母还是军中一骑士，可谓将门之家。两家一文一武，都是当地的旺门，虽然门风不同，但两位老人却世交甚密，结为好友。两位学童都是爷爷的长孙。谭世铭还没出世，爷爷就给他起好学名，盼生个长孙早读诗修身，承继祖业而铭记，还特意同老友陈益怀多次商议要使两家子孙，世代友好下去。可惜，老爷子未能看到长孙出世便去世了。儿子谭润区从外地私塾施教，回来学管家业，被族人推为楠竹山村谭氏家族的族长。他牢记父命，长子一懂事就手把手教他练字念诗。毕竟教过十几年的私塾，懂得教育的重要，他聘来有学问的先生，在七星桥谭氏宗族祠堂开设蒙馆，供本族子弟念私塾。谭世铭刚满6岁，就被父亲送入蒙馆。念了不到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布政令，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为国

民教育，城镇的“书院”立即改为国民高等小学，乡村的“蒙馆”一律改为国民初级小学，禁读八股文“四书”、“五经”，改读《国语读本》。七星桥蒙馆便改名为国民初级小学，先生也换成湘乡县立东山高小毕业的老师。一心想使长子诗书继世的谭润区虽对这种变革耿耿于怀，但大势所趋，也只好听之由之。新教师，新课程，带来新面貌，七星桥国民小学办得四乡闻名。自然也传到距楠竹山村 10 多里地的二都柳树铺，陈益怀老人便兴冲冲带他的长孙来谭家借读。

陈庶康比谭世铭大 3 岁，也是爷爷的掌上宝贝。陈益怀老人行伍出身，没有谭家的礼教斯文，投身湘军，戎马征战，养成豪爽性格，受他的影响，儿子陈绍纯也是为人直爽，乐善好施。长孙陈庶康刚懂事，爷爷和继祖母熊氏就开始教他练武打把式，因此，也养得活泼开朗，敢作敢为。两个学童，生在两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的性格，却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好友。谭世铭，字举安，字写得好，古文背得多，就常帮陈庶康练字，背诗；陈庶康也把自己学的拳脚武术时常教于世铭，还总像大哥一样关照这位小弟。

国民小学的课程除白话文的《国语读本》，还增设了自然、历史、地理等新的课程，也在两个学童面前展开一个新的天地。

在中国近代史上湘乡一带曾出了不少历史名人，曾国藩、严复就是湘乡人，戊戌变法的七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是距湘乡不远的浏阳人。新任教师黄先生尤其爱向学生们讲这些湖南籍的名人故事：他讲起谭嗣同推动维新变法，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事迹时，常常忘记了下课。学生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陈庶康和谭世铭这两个学童听完了还不过瘾，总是缠着黄先生问这问那。

“老师，谭嗣同明知慈禧要砍他的头，他能逃脱为什么不跑呢？”谭世铭问。

“他说过这样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如今中国

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知道这话的意思吗？”黄先生反问两位学童。

“为国杀身成仁，真英雄！”陈庶康钦佩之至。

黄先生赞许地点点头。

“老师，他在狱中写的那副对联能抄给我们吗？”谭世铭又要求。

“好。”黄先生把谭嗣同狱中的对联抄给他们。两个学童都工工整整抄在作业本上：

望门止思所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他们在七星桥国民小学互帮互学，志趣相投转眼度过3年。小学毕业，陈庶康回到二都柳树铺，考上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级小学。谭世铭也想报考东山高小，却未能遂愿。

父亲不同意。教了几十年私塾的谭润区对小学取消古文净讲“洋学”不以为然，儿子只上了一年蒙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没读完，怎么能承继“书香门第”？他不准谭世铭考高等小学堂，为了儿子的“前程”，补上“诗书”这一课，他四处奔走打听。恰巧，二都柳树铺还有一家没被查封的私塾，他又将长子送到陈益怀老人家借读。

“好啊，好啊！”陈益怀老人满口答应，“庶康出门了，世铭又来了，我又多了个长孙啦。”

“世铭年小，他的学业还望大叔多多督促。”谭润区说。

“你放心吧，世铭到我这儿，就同庶康住你那儿一样，我的子女多，我家图的就是个热闹。”

陈家几乎倾家出动欢迎谭世铭的到来。

“世铭哥，你的书房收拾好了，我娘让我领你去看看。”一个十来岁，留着条大辫子的小姑娘进来落落大方地招呼谭世铭。她

是陈庶康的四妹陈秋葵。小秋葵不但长个双眼皮大眼睛，少女的长脸蛋，还有个高挑儿细长好身材，所以大哥陈庶康常喜欢叫她“细妹子”。

“铭哥，我来帮你拿行李。”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上前就来抱行李。他是陈庶康的小弟陈问心。

谭世铭跟他们来到后院横堂屋旁的一间小屋，只见里边已收拾整齐，临窗摆了一张小竹桌和一把竹凳，竹桌旁搭了一张床铺。房间不大，但整洁优雅。

“世铭哥，你看这小屋怎么样？”秋葵热情地张罗着铺床、倒水，俨然小主人似的，说，“后院安静，你不是住我家念书嘛，念书，这可是好地方，这是我和妈专为你腾出来的。”

“好，好。”谭世铭只一个劲点头。

“铭哥，在我家可别不好意思，要吃要喝尽管说。”秋葵拾掇完床铺，临出门又说“我爷，我爹，我娘，都挺好，他们都会把你当孙子、儿子一样的。大哥在东山念书也常回来，以后咱们一起生活会更快活的。”说完，拉着弟弟转身而去。

望着小姑娘的身影，少年世铭的心里油然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这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没有自己家里那种礼教戒律，也没有所谓书香之家那种呆板沉闷。这里上上下下，都很开朗随和，充满了笑声和关怀。谭世铭上了5年初级小学，对父亲再让他来读私塾，啃古文，虽然并不情愿，但他生活在这么一个武人的大家庭里，却格外快活。

二都柳树铺，在湘乡县城北15里，是湘乡通往湘潭、宁乡的大路旁的一个村庄，比楠竹山村要繁华开放得多了。虽然不是集镇，但大街路旁开铺子做小买卖的却不少。谭世铭来这里也好像到了个新天地。戎马半生的陈益怀爷爷和善骑马射箭性格豪爽

的熊氏奶奶，一有空便给孩子们讲他们入湘军多年征战的故事，还向孩子们传授武功。在学练武功时，熊氏奶奶常拿根棍子，叫孩子们在棍子上翻筋斗。世铭是陈家的小客人，爷爷和奶奶也让他跟秋葵和弟弟们一块学练。

“爷爷，听说你在湘军里使的大刀有 80 多斤重，是吗？”世铭好奇地问。

“哈哈。”爷爷把大刀拿出来，小孩子们谁都扛不动。“我那时年纪轻，力气也大，这把大刀使起来可以挥舞如飞呐。”

“爷爷，那你怎么不做大官，回乡务农呢？”谭世铭爱刨根问底。

“唉，湘军打的可是农民起义军啊。”老人直言不讳，向后代讲，“清廷腐败无能，湘军也好不了多少。我这把大刀也杀了不少无辜百姓。现在想起来，悔不该为那个满清皇帝卖命。打完太平军，爷爷也就辞掉官职，回乡来了。”

庶康的父亲陈绍纯大叔不是秀才，也不是军人士绅，但却为人直爽，乐善好施，二都柳树铺通往湘乡县城的公路，便是他与同人集资修建的。他在街上经营着几家店铺，回家来便把社会上的新鲜事儿向孩子们传播：什么袁世凯耍了花招，篡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啦，什么袁世凯卖国求荣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啦，等等。绍纯大叔忿忿地说：“这个袁大头想当皇帝，是中华民族的败类！”这些事，这些话，谭世铭从父亲嘴里是很少听到的。

父亲让他来陈家苦读圣贤书，他却接触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在陈家上下的关照下，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读书还是那样认真刻苦，有时吃饭也书不离手。

“咯咯，怪不得庶康大哥说你是书呆子，看把书连饭一块都吃啦。”小秋葵在帮他盛饭和洗碗时，总爱这样开玩笑。

“书呆子哥，”有时，她干脆这样喊他，“快放下书，走，跟我们上水坝上打水仗去呀！”

二都柳树铺村上面有个水坝，天热了，坝里荷花开了，鱼儿跳跃。谭世铭跟秋葵和弟妹们便跑到水坝上，戏水玩耍。

不到一年，谭世铭便与陈家亲亲热热融成了一家人。慢慢地，他的性格也变了样，书呆子气也减了许多，在陈家子女中，小秋葵对他格外关照，这妹子生得俊俏伶俐，干起活来也勤快利落，虽然年纪小，但很知疼人爱人，世铭来了以后，洗衣端饭，她都关照到。世铭比秋葵大3岁，也颇有个兄长样儿。他们除了一起玩耍，他还在攻读“四书”之余，教她认字写字，读诗诵词。渐渐地，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了。

有一次，秋葵穿着一双绣花红鞋，来到谭世铭跟前，说：“我大哥说过，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今天要男女平等啦，我们女孩子也能上学识字了。最庆幸的是，不像娘她们几岁就要把脚裹起来。”说着，她把脚板伸出来，“瞧，喜欢不喜欢？”

“喜欢，喜欢！”世铭忙掩上书本回答，见妹子没把脚放下，好像还等他说什么，便顺口又说了一句，“以后要你做主妇，烧菜、煮饭、持家！”

“你坏！”妹子一转身跑走了。

谭世铭环顾四周，见没有他人，脸也红了。

在陈家借读三年，谭世铭最振奋的时候，是庶康大哥从东山学堂放假回来的时候。每次回来，他都把东山学堂的情况讲给他听，把新学的课程和课本笔记，拿给他看。

“康兄，我很想考取东山学堂，可我爹就是不准，非逼我来二都柳树铺啃古书、做文章，唉！”每次听完，谭世铭都无比感慨。

“铭弟，这个也不能性急。”陈庶康劝他，“做润区大叔的工作

还得有个时机。我叫爷爷和我爹给你想办法，不过，这个东山学堂你一定要坚持考上。能到这个学堂念书，对我们这些青年人成长可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个学校自打由东山书院改为东山学堂，学校的课程和活动也跟着社会潮流改进。我们不仅学国文、数学、自然，还学英语、音乐和体育。学校里还附带设有军事课，有早点名，晚训话。在学校里，还能读到一些进步的书刊、报纸，全国有什么大事，有什么运动，一件一件都能早知道。”

他们谈得很投机，常常忘了吃饭。

“康哥、铭哥，你们先用饭，边吃边谈不成么？”还是秋葵过来打断他们的倾心攀谈。

陈庶康爱开玩笑，说：“细妹，你是怕把世铭饿着了吧？听说你对这个书呆子大哥照顾得蛮周到啰。”

“是啊，”谭世铭忙说，“我在二都柳树铺念书，全家都待我很好，四妹对我帮助更好。”

“大哥净爱说笑，做这么点事算什么。”秋葵扫了一眼他们，不好意思起来。

“哈哈，原来你们俩好上啦！”

世铭和秋葵互相看了一眼，都被说了个大红脸。

“好啊，大哥祝贺你们！”

三年期满，谭世铭修完私塾要回楠竹山村自己的家了。陈家老少都对这位小客人恋恋不舍。陈益怀爷爷把世铭叫到跟前，一面抚摩着他的头，一面说：“你祖父在世的时候，就给我说过，希望尽早有个孙子；可惜他先走了，我替他得到了你这个好孙子。你在我的跟前呆了这几年，越发看得出你是个好后生。品行好，学业好，没有辜负你祖父生前愿望。只可惜你在我跟前呆的时间太短！只因为你是祖父的长孙，你父亲谭润区的长子，将来是要顶立门户继承祖业的，我也不能久留你。”老人动了感情：“你回

到家，可别忘了二都还有你个爷爷啊！”

陈益怀爷爷快 90 岁了，可他一点也不糊涂，他早看出了孙女秋葵的心思，便又把孙女叫来，让她紧靠身旁坐下：“世铭要回楠竹了……”

只见秋葵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没有答腔却低下头。爷爷珍重这对年轻人的情感，因为还没有征得世铭父母的同意，也不便这个时候单方面提亲，便摸着孙女的辫子，安慰说：“四女子，你心里的事，爷爷明白，以后会成全你们的事的。”

临走这天，陈家在院子里特意摆了两桌宴席，欢送谭世铭。按礼教孙子辈的人都应坐在下桌席上，然而陈益怀老人却叫世铭和秋葵分坐在他的两旁，其他小辈人也深明其意，谁也不计较。三代人的盛宴，热热闹闹开始。老爷爷举起酒杯，手颤颤发抖，说：“世铭来二都念了三年书，要走了，他要不是谭家的长子，就把他长久收留！”

秋葵的父母都点头表示赞同。

“要走嘛，我也不强留。”老爷爷接着说，“我从小家贫寒无钱念书，一辈子是个睁眼瞎。今天总算给你们后生少年创立了家业，别的不说，能供你们读书了。不能仅仅上个小学校，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供你们读高等学堂！世铭，你也一样，为男要做好儿郎，从小就要立下这个志。回去，你爹要是不供你读书，来找爷爷，我送你上东山（学堂）！”

爷爷的话说到了谭世铭的心坎上。

饭后，秋葵帮世铭整好行装。依照封建社会传下的规矩，姑娘送友人不能出大门。但爷爷打破常规，叫秋葵送世铭出了村口。

“四妹，你回去吧，以后我会常来的！”

秋葵深情地将行李交给他，谭世铭发现妹子大大的眼睛里滚动着一汪泪水……

2. 毛泽东就读过的“东山学堂”。

白面书生闹革命

谭世铭回到楠竹山村，一心为考“东山”做着准备。然而父亲迟迟就是不答应。

这时恰逢父亲和叔父两兄弟分家，财产平分，而各家吃饭人口却不一样。谭世铭有弟弟妹妹六人，加上父母，一家八口，加上“秀才”不会使牛耕田，又不懂插秧收割，家境渐渐困难起来。

“你要是离家住校去读高小，一年需花五六十元。”谭润区给儿子算账：“眼下家里境况你也看到了，能否推后一两年？”

实际上他是怕长子远走高飞，收拢不回，拖两年，待世铭到了结婚年龄，好给他成家立业。

谭世铭回家来不久，陈绍纯遵照父命便来提亲。谭润区在送儿子去陈家借读时，就一眼看中了陈绍纯的女儿秋葵，谭、陈两家又门当户对，世交甚深，他也是求之不得，巴不得把儿媳早日娶过门。

两个年轻人本来情投意合，自然高兴。谭世铭惟一惦记着如何考东山学堂，陈秋葵也帮他不断打探消息。这时，陈庶康已改名陈赓从东山学堂毕业报名当兵。离开时，他还托付父亲的好友，东山学堂的党老师，为世铭办理入考“东山”的手续。

在世铭和秋葵订婚这年5月，陈益怀爷爷因病去世，临终之前，老人还念念不忘谭世铭升考“东山”的事。他嘱托守在身旁的儿子：“绍纯，世铭是个好后生，将来世铭和秋葵是一对好夫妻。对于世铭升学的事，你要出面管一管。润区这几年家境衰落，你

和他是儿女亲家了，他经济上有困难要想法接济，世铭升学确实有难处，你就给他包下来！”

谭润区参加陈益怀老人丧事的时候，陈绍纯把老人的遗言转告了他。长辈遗言，不可违，谭润区不得不郑重考虑再三。

陈绍纯遵照老父遗言，亲自前往东山学堂，找了他年轻时的学友党老师，谈了未过门的女婿谭世铭入东山学堂的愿望，请求帮忙。

党老师说：“世铭入学的事，庶康当兵以前同我讲过，孩子有求知的愿望，我能看着不管吗？”他答应了帮助谭世铭报名考学的事。

然而，谭润区还是坚持给长子办完婚事才允许他去投考东山学堂。

1923年，对谭世铭来说，可谓双喜临门。在门联刻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谭家大院里，他迎来了朝思暮想的新娘子陈秋葵。接着他又收到了东山学堂的录取通知书。这年，谭世铭16岁，陈秋葵14岁。小两口恩爱蜜月没有几天，又要分开。

谭世铭说：“四妹，我家老规矩多，我一走，辛苦你了，也委屈你了！”

秋葵说：“你放心求学去，只要你能学好知识，我就是再苦再累也高兴。”

谭世铭终于来到了他日思夜盼的东山学堂。

湘乡县立“东山学堂”，又称县立第二高小。坐落在县城东二三里的东台山下的东岸坪。它的前身是清朝时候的“东山书院”。军事家选择有利地形为战场，文人才子则选择幽静秀丽的风景区开书院。这里依山临水，古木参天，环境幽美，一个读书修身好地方。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改名“东山学堂”，同旧式私塾相比，除了传统经籍外，还设有自然科学和地理等新课目，学习西方，